

尚書通論

陳夢家著

中華書局

論通書尚

(增訂本)

陳夢家著

中華書局

尚書通論

(增訂本)

陳夢家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縣東茶壩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1¹/₄ 印張·248千字

193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8,000冊

統一書號: 11018·1333 定價: 2.20元

校後補記

東漢古文學之興，杜林最是關鍵。後漢書記東漢初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杜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楊倫傳）。今以爲賈、馬、鄭作訓解的卽此一卷漆書，而此一卷卽“古文尙書序”，略述其說如下。

（1）西漢所謂十餘篇古文尙書，其經文未有流傳；劉歆世經所引只是二十九篇外的書序。（2）東漢馬、鄭所作傳注，除二十九篇外幾乎徧注了包括今文、古文的百篇書序。（3）經典釋文序錄說“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熹平石經書序亦在經後，戰國以來諸書之序皆附書後。（4）西晉束皙所引“孔子壁中尙書將始宅殷”也是書序，東漢學者引書序亦稱尙書，如白虎通誅伐篇“尙書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卷三四〇引作尙書序。（5）堯典正義所引“鄭玄注書序”“馬融書序”卽周本紀集解所引“古文尙書序”。東漢除杜林一卷漆書外，別無其它古文本子，則馬、鄭爲杜林的古文尙書作傳注或卽是爲此一卷書序作傳注。

若此說可立，則東漢古文學除于二十九篇經文有不同的說解外，只是篇目和書序與今文學有所不同而已。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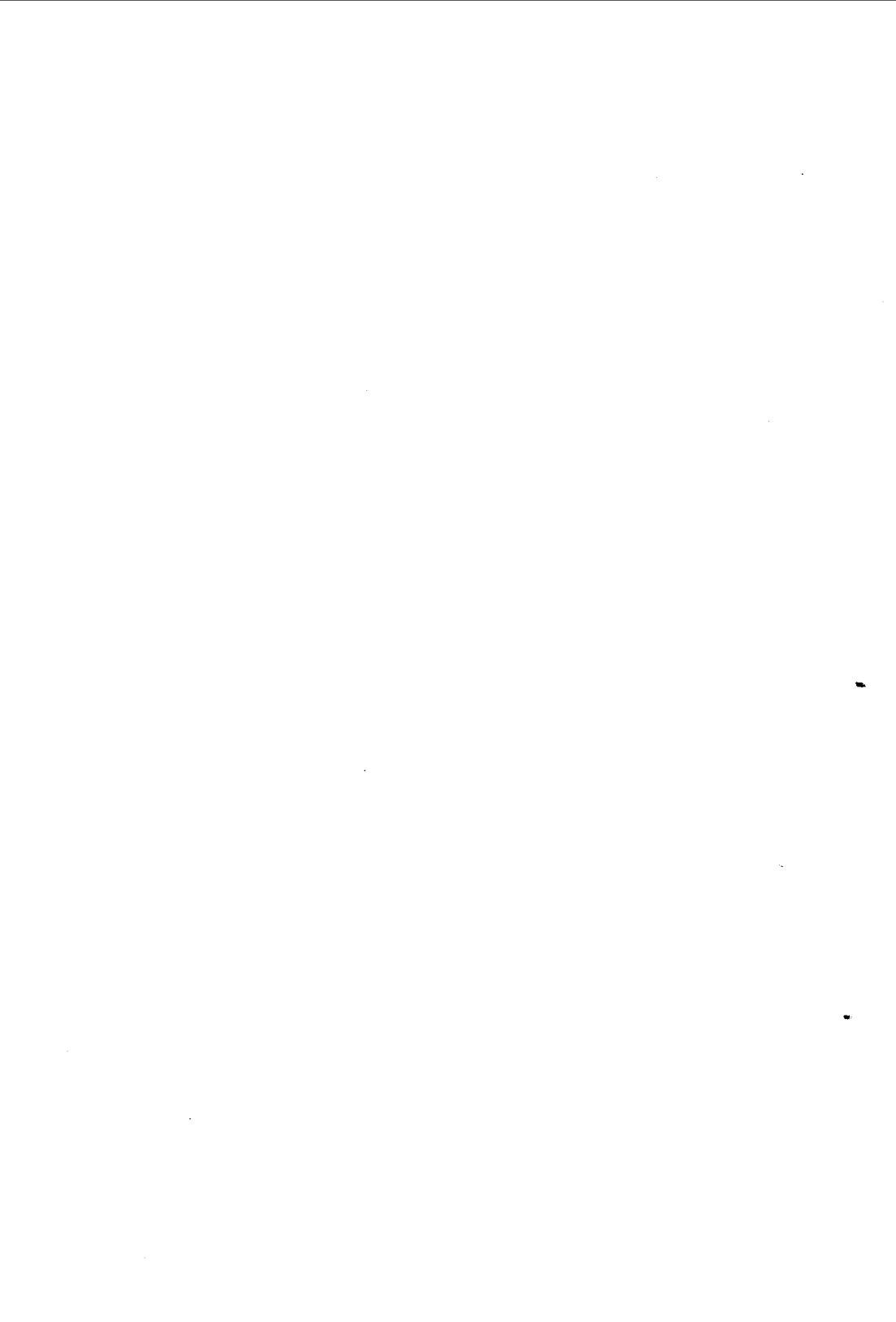
重 印 說 明

尚書通論出版于五十年代。後來陳夢家先生又陸續寫成有關尚書的學術論文七篇，原擬作為尚書通論的第四部分尚書補述付印，但因故未能出版。

陳夢家先生的這部分未曾發表的遺作，不僅提出一些新見，還對前說作了不少重要的補充和修正。現按照作者原意，將補述仍作為本書的第四部分，連同已經出版的尚書通論一併付印，以供古史研究者參考。

通論前三部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次重印，承蒙商務印書館轉讓紙型，謹致謝意。

中華書局編輯部



目 錄

重版自叙·····	6—9
-----------	-----

第一部 尙書通論

第一章 先秦引書篇·····	11—35
----------------	-------

論語·····	11
孟子·····	12
左傳·····	15
國語·····	20
墨子·····	21
禮記·····	26
荀子·····	30
韓非子·····	32
呂氏春秋·····	32

第二章 漢世傳本篇·····	35—47
----------------	-------

伏生本·····	35
壁中本·····	36
孔氏本·····	41
獻王本·····	44
中祕本·····	44
杜林本·····	45
孔傳本·····	47

第三章 篇目篇·····	48—94
--------------	-------

第一節 伏生篇目復元·····	48
表一 孔傳本五十八篇目·····	48
表二 孔傳本古文二十五篇目·····	49
表三 鄭注古文二十四篇目·····	50
表四 鄭注今文三十篇目·····	50
表五 伏生二十九篇目·····	51
第二節 大誓後得·····	53

戰國本甲——文王伐邗本	57
戰國本乙——武王伐紂本	58
史記本	59
大傳本	60
河內本	61
孔傳本	67
第三節 舜典及其它的分合	68
第四節 三家今文	74
表六 兩漢今文篇卷異同	76
第五節 東漢古文	77
第六節 東晉古文	80
第七節 所謂百篇	81
第八節 百篇書序的編次	82
表七 尚書百篇表	84
第九節 篇名	91
第四章 書序篇	94—102
熹平石經書序殘石	94
今文、古文和孔傳本書序	97
書序的年代	101
第五章 考實篇	102—110
宋、元、明、清諸家疑古文	102
西漢古文十六篇	107
第六章 結語與問題綱目	110—113
第二部 尚書專論	
第一考 古文尚書作者考	114—135
上 皇甫謐、梅賾、王肅不是古文尚書作者	114
下 東晉的孔安國可能是古文尚書作者	122
第二考 堯典爲秦官本尚書考	135—146
論十有二州十有二山及十有二牧	137
論協時日同律度量衡	141
論五載一巡守	143
堯典以外各篇有秦制	144
第三考 王若曰考	146—170
甲 成、康及其後的史官	146

乙 西周金文中的册命	149
丙 文獻中的策命	160
丁 周書中的王若曰	164
第四考 古文考略	170—177

第三部 尙書講義

第一篇 甘誓	178—186
第二篇 湯誓	186—193
第三篇 般庚上	193—207
第四篇 大誥	207—220

第四部 尙書補述

一 孔傳本出現的時代	221—245
(一)西晉時有無孔傳本的考察	221
(二)東晉時孔傳本出現的證據	226
(三)有關東晉孔傳本的三事	233
(四)結語	241
二 書序形成的時代	245—282
(一)孔傳本書序與熹平石經書序	245
(二)史記所涉及的書序	253
(三)史記所未涉及的書序	276
(四)百篇序形成的四個階段	280
三 論尙書逸文	283—309
(一)“周書”、逸周書與汲冢周書	283
(二)所謂“逸十六篇”	295
(三)孫星衍“尙書逸文”	306
(四)結語	308
四 論尙書體例	309—323
五 敦煌寫本尙書經典釋文跋記	323—339
六 堯典、考工記與秦制	339—345
七 孟子泮水考	345—350
參考書目	351—354

重版自叙

尚書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一部經典，它記錄了距今二千三百年至三千年間王室的誥命、誓言和其它的大事，二千年來爲學者所誦習，先秦士大夫著書立說皆視爲古典的訓誥而加以援引。自漢代立爲官學以後，作爲歷代帝王將相的政治課本，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中，它和孔子的學說同樣的受到統治階級的尊敬，作爲治理國家的理論的工具。在經學史上，它成爲今古文學爭論的開端。在“六經皆史”的意義上，它是存在下來的先秦史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近代殷、周銅器銘文的研究，古代語文的探索，都不能離開尚書。

但此二十九篇尚書和三百篇詩，在經典中號稱難讀，而以尚書爲尤甚。一則尚書本身的文字艱澀難以通讀；二則關於尚書在經學史上的糾紛及其書篇的流傳、結集的許多問題，歷來論述之書爲數浩繁，而又瑣碎。爲了便於初學入門，我曾於一九四二年秋在昆明鄉下開始寫此書的第一、三兩部分，數次試教於西南聯合大學。這兩部分，“通論”是企圖從明、清以來學者對於尚書一書諸多問題中，清理出來若干比較簡明的答案，使後來者不必再從古籍中多費氣力；“講義”則選取今文數篇，研究其書序、傳本，於文字上稍加詮釋而分別定其時代，俾得略窺尚書面目。至於尚書一些專門問題，如孔傳本形成的時代，堯典與秦制的關係，尚書中“王若曰”與金文命書的制度等，則另爲專篇以考之，是爲第二部。這三部分互相聯繫的關係及其中心問題，已詳本書第一部第六章中。

此三部分從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賡續寫作了二年，其後因出國遠行中輟。一九五〇年曾用此講再授於北京清華大學，亦少有增益，而全書實未完成。一九五五年冬，因商務印書館將印行此稿，遂請張長壽先生於課餘將講稿部分整理謄錄，查對原書，並改正了一些錯誤（增訂本又承他鈔錄了一部分）。至於第二部分的三考，則已先後發表於圖書季刊（新四卷三、四合刊，一九四四年）、清華學報（十四卷一期，一九四七年）和說文月刊（四卷合刊本，一九四四年），僅稍加修改。一九五六年十月，我以旬日的功夫，將此三部分編排清理，小有補充，遂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

初版本中存在着若干缺點與錯誤。有些是屬於排印錯誤未校正的，或標點的錯誤等。有些是屬於資料部分的，由於抗日戰爭期間西南地區藏書不多，未能較齊全的引用所有應該參考的書籍。當時後方，特別缺少舊雜誌和近人的著述，因此近人關於尚書的論述，在初版中很少提及。但是，更主要的是對於某些問題只作了初步的粗略的探討，沒有作深入研究。一九六〇年歸自洛陽十里鋪，故友王獻唐先生山東來書，殷殷以此書的修訂相囑，而我亦深感初版頗多疏略之處，欲謀修改，稍事彌補。由於要保存原來版式，不作太多的更動，只小有改易。遂於已有的三部之外，另寫第四部，是為“尚書補述”。

補述中比較着重重論了孔傳本、書序、體例和逸文諸問題。關於孔傳本出現的年代的問題，初版中在第一考內曾加敘述。該考上篇只消極的否定了皇甫謐、梅賾、王肅三人與孔傳本的關係，下篇擬議東晉孔安國可能是孔傳本的作者，沒有能詳盡的討論兩晉時代孔傳本出現的過程，亦沒有駁正西晉已有孔傳本說的錯誤。補述於此，作了進一步的分析，證明孔傳本成於東晉之世，而不必

拘泥成於何人。關於書序的問題，實質上也牽涉今古文問題；補述較詳盡的利用史記的資料，分辨書序逐漸形成的四個階段，推斷它作成於公元前第二世紀內。初版第一章“先秦引書篇”已將先秦逸文標出，但缺漢代所引，今爲補足。但秦、漢書中所引“逸文”實包含了逸周書和“逸十六篇”，對此兩事稍加以澄清。關於尚書體例問題，舊已有“王若曰考”作爲“誥命”一類的說明，茲據舊稿將“誓”的部分稍加申述，並略述尚書編次形成的過程，以及二十九篇分爲三類的時代推斷。敦煌寫本尚書釋文，二十餘年前曾作校記，稿已失落，今追憶舊作，重作跋記，庶幾進一步澄清舜典的問題，並附帶涉及經典釋文和唐初以來孔傳本的改易問題。關於堯典存秦制和孟子洙水兩事，近人曾涉論及此，除申述我自己不同的意見以外，也附帶討論了考工記的成書時代和作者。

詩、魯春秋和尚書是我國結集最早的書籍，後來成爲先秦經典的主要部分。它們都是較後的學者根據所見的資料編纂而成爲一部書的。尚書中的周書部分，有不少是西周初期的原始史料，但全書中也有不少較晚的作品。我們若能較多的利用出土西周長篇銅器銘文和戰國、漢代編簡成冊的書籍、簿錄，或者可以從其體例中探索到尚書由若干單篇形成一書的過程。如此，或許更利於使過去的“經學”研究轉變爲古代書籍學或古典史料學的研究。作者在這方面，僅作了初步的嘗試。總之，此次所作補述，一方面補述了前此所未備的部分，一方面也是將尚書作爲古代最早的一本書籍，涉論及諸有關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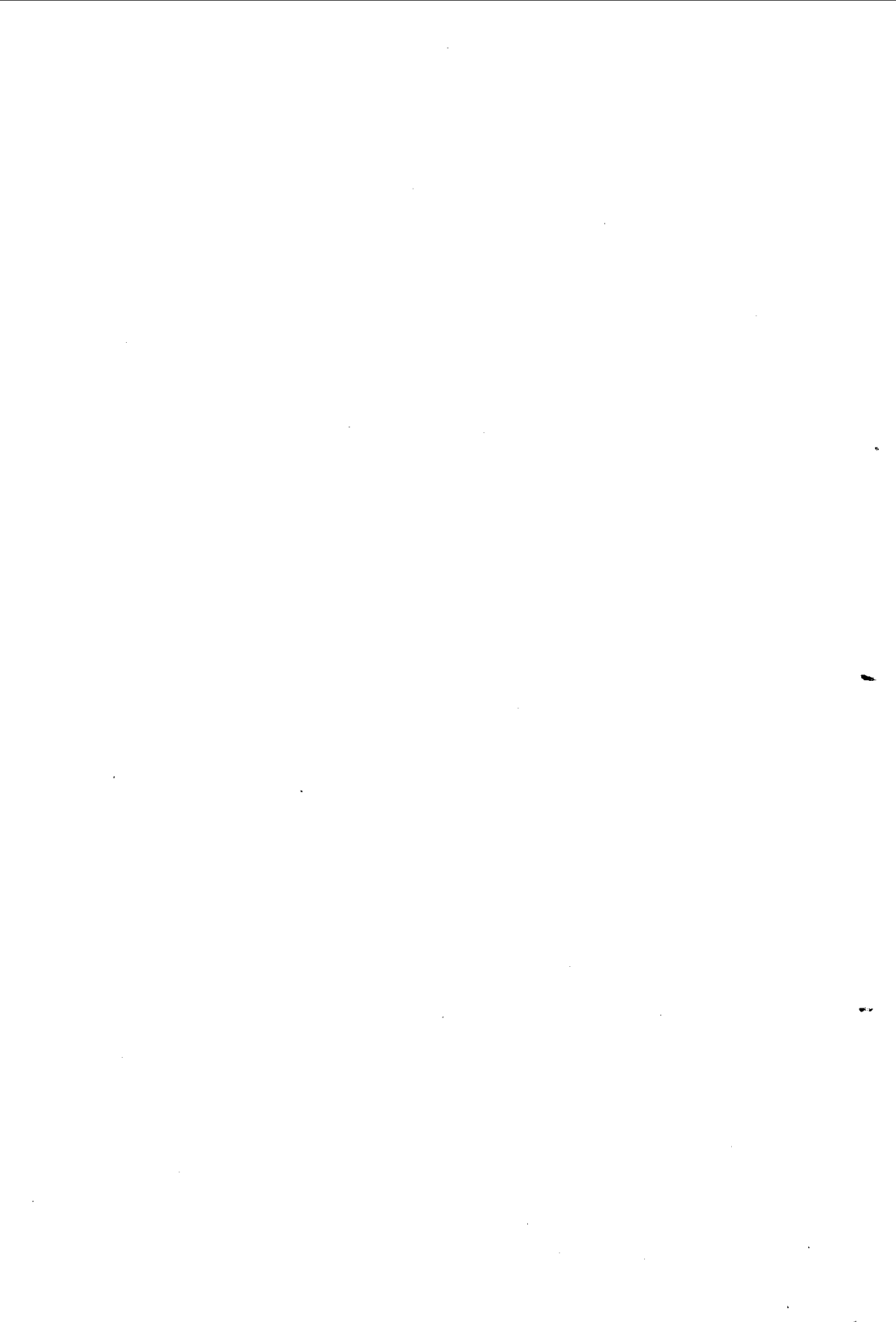
補述七篇，分別寫於一九六〇年春季和一九六三年秋季，離初作時忽已二十一年整。當時所擬作的綱目，雖已大致粗具規模，但並未完成，如尚書講義始終未補全，二十九篇今文斷代，實爲重要

的工作，也只能俟諸它日。我因改訂此書，利用晚間補成七篇，稍稍彌補了前作的缺陷，自己稍覺輕鬆了一些。然而由於此書前後隔了二十年，而補述也是今年、前年兩次寫的，此書初版又未便過事更改，因此前後行文不乏互相抵觸之處，盼讀者擇善而從。特別是書序篇，補述中重述了一次，故初版部分未作更動。王若曰考近年已多所增益，將來在西周銅器斷代一書中補訂，此處也保持原狀。

此書初稿作於昆明東郊龍泉鎮棕皮營李氏園中，距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所在的司家營才半里，常常步往借書，得與研究所同事相析疑義於木樓之上。有感於此書的編作，多賴研究所同事的幫助，故於初版序中，曾以此書紀念已故的同事聞一多、朱自清、許維通三先生。初版以後，浦江清、劉文典二先生又先後作了古人。初版序中曾提到楊樹達先生，他在校時先我而任文字學和古代經典的講授，函牘往來，頗獲教益。一九五五年九月，先生北來，神交已久，而初會時先生已是七十老翁，白髮蒼蒼，猶能健談不倦。我因此稿即將付印，擬以清本請政，並請其爲我作序。不意遽爾謝世，不得見此書的完成。

最後，我特別致謝徐森玉老先生，先生因年邁手顫，久已不執筆，乃承其遠道寄賜題字，十分可感。多年以來，看到我在學業上但有一點兒可取之處，先生總是曲加獎掖；覺到我有一些懈怠消沉的時候，先生總是熱情鼓勵。我在此敬致深切的感謝。

陳夢家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北京考古研究所。



第一部 尙書通論

第一章 先秦引書篇

在先秦書中常引述尙書各篇的一節、一段或一句，由此可見到當時書篇的形式以及尙書的所以形成。（以下引文中凡有▲號者，表示是不見于今本的逸書）。

論語三次提到書：

1. 述而篇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註一）
- ▲2. 爲政篇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
- ▲3. 憲問篇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尙書大傳略同）。

此可知當春秋晚葉時，稱尙書爲‘書’。（註二）孔子答弟子問，引書爲說，而弟子亦引書爲問。但孔子當時，書似爲雅言之一，其地位尙不如詩與禮、樂重要。論語中孔子屢次論詩（學而、八佾二條、子罕、爲政、泰伯二條、子路、陽貨二條、季氏，共十一條），論禮、樂（八佾、先進、子路、季氏二條、泰伯、陽貨二條，共八條），論樂（衛靈公、微子二條、陽貨三條、八佾三條、述而四條、泰伯、子罕、先進，共十六條），而罕論書。（註三）孔子要弟子學詩（陽貨、季氏）、學禮（季氏）而無教弟子學書的明文。

註一：“詩書執禮”，‘執’疑是‘執’（即藝）之誤。論語述而篇曰：“遊于藝”，雍也篇曰“求也藝”，憲問“冉求之藝”，叔尸縛云“百斯男而執斯字”謂教藝于百男。‘藝’在當時或指射御，子罕篇曰“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朱子曰：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亦‘藝’之誤。同篇太宰贊孔子“何其多能”，弟子“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所雅言詩、書、藝、禮，言詩禮最多，言書如上述，言藝如：

八佾篇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御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八佾篇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註二：上述三條‘書’爲尙書專稱，亦有例外：先進篇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書’指一般書籍。

註三：論語有引書而不舉名者，泰伯篇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左傳昭廿四襄弘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

到孟子時，引書或如論語，但言‘書曰’：

- ▲4. 梁惠王下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 ▲5. 梁惠王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註一）
- ▲6. 滕文公上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 ▲7. 滕文公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

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 ▲8. 滕文公下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其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註二)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 ▲9. 滕文公下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 ▲10. 滕文公下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 ▲11. 萬章上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而不得子也。(註三)

但也有引篇名者：

12. 梁惠王上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 ▲13. 公孫丑上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14. 離婁上 同 13。
- ▲15. 滕文公下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註四)